

作家走笔

韩华仁

乡愁

人生总是伴随着愁。不顺心、办不了、过不去，愁；烦恼、失望、悲凉，愁。愁是凉了的情、揪住的心，愁是漆黑的夜、荒芜的路。不管愁什么，只要被愁赶上，立马晴转阴雨。然而，唯独乡愁，犹如霞光晚照，在淡淡的伤感中流淌着温暖的彩色。乡愁可能是人世间最美的愁了。

在外工作的城里人，总会与乡愁不期而遇，让思念伴随着一丝凄美的落寞；漂泊在外的游子，总会与乡愁相伴，想家的热泪，湿润了心灵的开阔。我不禁疑惑，古代人背井离乡成为游子，可能是戍守边疆，也许回家时成为马背上的枯骨；也可能是为了生存的逃离，再也没有回家的指望，乡愁就成了他们生命中绕不开的主题。在漫长的历史中，战乱、动荡、天灾往往就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形态，乡愁也就成了那个时代的普遍情感，也难怪在中国的文化史中，乡愁始终是庞大的文学命题，留下了数不清的乡愁文字。不管是“低头思故乡”的李白，或是“月落乌啼霜满天”的张继，不管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王维，或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贺知章，都站在异乡的大地上，远望苍茫，发出最为动人的乡愁呼唤。

人都是恋家的，老家是生命的老根。然而有史以来，迁徙却是人类发展的常态，背井离乡，又安新家，趋利避害，开辟新的美丽家园，正是社会发展繁荣的强大动力。也许很多人会认为，人在异乡为异客，难免遭受冷漠的侵袭，失意的怀旧，如果在异乡顺利行舟，找到了家的感觉，可能就没有乡愁了。然而，即使在大唐盛世，仍然乡愁如雨，天上月唯故乡独明；在今天奔小康的宽阔道路上，大多数人并非是无奈出走，悲情离别，而是漫漫长路上的圆梦，但一旦远离家乡，乡愁也就来了，而很多人已经在城市住了几十年，成为地道的城里人，过着富裕的日子，但乡愁仍然挥之不去。

更让人想不通的是，也就是这十来年来，在生活的快速发展变化中，人们的小日子越来越红火美好，乡味却成了大众喜爱的味道，乡游成了有情的旅游，乡愁气氛越来越浓。乡愁正在成为一种大众的世纪情绪。

看来，只要离开家乡，就要与乡愁相伴，乡愁就有多浓。乡愁是永恒的。奇怪的是，却没有“城愁”这个词。一个人在城里不管住了多少年，离开这个城市后，也可能产生怀念，但却仍然上升不到乡愁的高度。也许，城市与乡村就是两个不同的地方，拥挤、冷漠、虚假的城市难以承载情感，安放灵魂，一栋火柴盒一样的楼房，或许就不值得怀念。

乡村是人类寻找并建造的第一个家园，而这个家园人住就是五千多年，差不多养育了人类的全部文化与历史，直到现在，全世界的大部分人仍在乡村生活着。

五千年的风云变幻，沧海桑田，乡村亘古不变；五千年的深情守望，见证这就是人类的梦想家园！

乡村不但为人提供了生存的家园，更为重要的是，为人提供了真实情感的依托，唯有在乡村生活，即使贫穷得揭不开锅，但情感仍在蔓延，灵魂仍在飞翔，人格是完整的。

乡愁产生于距离，距离扩大了想象空间与神秘美感，但乡愁的实质却来自乡村与心灵的契合。

乡愁是对乡村整体生态的缅怀。从人到物，再到近水远山，云雾星空，那里有一个完整的自己；

乡愁是一个个无序闪动的温暖画面。那些音容笑貌，老树池塘，凡是能在不经意间闯入心的镜头，都是心灵成长的节点；

乡愁是生命成长的重要参照。



诗歌

烟之惑

马东伟

每次都是
炙灼的开始
冷寂的结束
拥有变成点点灰烬
回忆化作缕缕轻烟

这世上的一切
何其相似
喜剧 悲剧 闹剧
以及
人的一生

怯春

图斯曼

解冻的江河一路高歌
苏醒的群山牛羊漫坡
愉悦的城市仰头探眸
遥遥无际的原野里驶出了春天的
火车
嫩芽初发的柳任性地低垂着
招摇的长发
懵懂无知的桃花樱花呀
你们怎能这样肆无忌惮地
迸射出撩人于室息的芳华
在冬日近乎死寂的土地上
这般冒失的艳杀谁能招架
连同温柔到纳米的油菜花
把故事再次推向新的白热化
渐渐融化着我
心湖畔紧张的堤坝
我怕我怕
我怕我脱缰野马般无法自拔
我怕我一团乱麻中自顾不暇

稀林寻觅的裤袜们叽咕喳喳
抢镜的优雅有些僵化
老谋深算的风儿
知冷知热地敷衍着闲话
不动声色地解开了自然的密码
凄惨的一朵花瓣飘然跌落
一缕香气瞬间穿越
我膜拜无权的造物主啊
我天生笨拙而脆弱
能否放个神曲的慢动作
以便稀释哪怕一滴的遭遇
我怕我怕
我怕春天
我情定三生的恋人
我怨恨交织的寄主
她又又要与我
咫尺天涯



初见惊艳

叶知秋

很多人的情感，最后都败给了初见惊艳。初见惊艳像一位妖娆的女子，她那么妖，那么美，那么甜，妙不可言。初见时的美丽，多少的魂牵梦萦啊，一切不可说，不可说，仿佛一语即破。

聊斋里的子楚遇见阿宝，不能呼吸、不能言语，只一味傻笑，最后，阿宝嫣然离去时，子楚魂魄离身，追随阿宝而去。初见惊艳的美，击中了子楚的心脏，若能熊烈火，势不可挡。子楚对阿宝的爱，或者算不上初见惊艳，因为他固执地将初见惊艳演绎成真正的爱恋。而初见惊艳是凉薄的，他是走在厚重的反面，是一锅即将到沸点的水，忽然撤去了木柴，渐渐地变温，乃至凉掉。一种瞬间滋长的情，从热乎乎的胸膛中来，最后在天地间渐渐销声匿迹。

所以说，初见惊艳是一个美丽的谎言。世间所有的初见都带着神仙和白娘子般的惊艳，仿佛一初万年，仿佛久别重逢。时间的无星荒凉中，恰巧就遇上了你，而且就

父亲

印象中的父亲又瘦又高，永远是病恹恹的。

祖母生他时他已36岁，上面的长子已是16岁的小伙。来自母亲和兄长的溺爱几乎毁了他的一生，直到19岁成家后仍然好逸恶劳。并不是先天不足或残疾，恰恰相反，魁梧的身姿时常被邻居老奶奶誉为武举，农闲时在麦场里打侧脚、推石碾更是生龙活虎一般。我六七岁时也曾亲眼见他表演过二踢脚等花拳绣腿，偏偏这些本领用不到本职工作中去，他甚至懒得看见油瓶倒也不愿伸手去扶的地步。一丝一毫也指望不上的他不可思议地长期独享着全家人可怜的劳动成果，即使是对孩子也不愿过多奉献。我们兄弟姐妹八人全是在母亲和终生未娶的伯父的拉扯下长大。印象中唯一一次对我的管教是小学四年级时班里调座位，我的语文课本不翼而

飞，生性懦弱的我不敢求助老师也不敢告诉家长，作业堆了一个月没写。事情败露后，一贯不闻不问的父亲大发雷霆，吓得我呆若木鸡，只记得一句很难理解的话——“没本事，当官哩咋把印掉了！”

他幼时读过几天私塾《三字经》背得溜熟，心情好时颠三倒四的《论语》也能向我们炫耀。但我还是不喜欢他，做个农民怕下力，又总是饶，别人下地干活时，他要躲在厨房里开小灶。这恰恰是农村最没出息的表现。我是他的幺子，眼巴巴地看着他蹲在烟雾缭绕的灶头狼吞虎咽地吃着煎饼，很少让我吃一口，直到上学后我才知道这叫自私。所幸，他的心并不坏，有时还怜悯我们这些可怜的人。除了母亲，我们都没有咬牙切齿地痛恨过他，卑微而艰辛的日子里只是羞于有这样的父亲。初三时，学习鲁迅先生的孔乙己，懒惰、迂腐、善良，

大概到了此时，初见惊艳亦是悄悄退隐

心灵感悟

了，然后慢慢不复存在。曾经所有的美好与向往似乎都不在了，世间唯留长河与落日，飞短与流长。

爱情如此，平常人的初见亦如此。

我曾遇上一个很美的女子，当时惊为天，她长发及腰，穿着纯白的旗袍在晨风中踟躇，那优雅飘飘的纯美，那不经意间流泻出的优雅让我初见惊艳，视为楷模。当她在心中美丽地生存着时，有人说她有怪癖，爱发脾气，当时我说：不会吧！她那么美！然后，又有人说：她总喜欢出去旅行，然后爱上一些陌生的男人，不过到最后，总受伤而归。我听后，心中疑问：她是这么不靠谱吗？再后来，据说她恋爱了，但没过多久，又分手了。再再后来，我已很久不去关注她，直至她消失在我

的生活中。我只是记得，我好像喜欢过一个绝美的女子。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我们所有初见惊艳的情感都是这样被瓦解的，一步一步被拆得七零八落，最后消失远去。陈慧琳曾深情地唱过：心里的她啊，快归来吧，这里还是快乐老家啊！可是，那个她，是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唯有歌声仍在世间飘荡。

往事如烟

马顺岭

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父亲。孔乙己凄惨的遭遇给了青春期的我指责他的勇气和义务。我明白了我的讽刺，父亲什么也没说，低头叹了一口气，那逃避的眼中带着无助的悲戚。这让我终生铭记，不要对弱者施暴，哪怕是一丝鄙视的眼神。

对父亲的重新认识是在我委培上大专后，他很高兴，逢人便说我给他长了脸。当时哥哥们都已成家，照顾我们一辈子的伯父年近八旬，高昂的学费已逼得我无路可退。尽管已61岁，犁地、播种、打场等年轻时未曾掌握农活只得从头再来。渐渐地，他学会种一些简单的庄稼，但收成一直不好，在他治理下穷家更加萧条。

参加工作后，我微薄的工资入不敷出，对他仍是少予多取。婚后有了女儿日子更是紧巴巴的，四处租房，乞丐般漂泊。他怕我们饿

死，顾不得肺病，一年四季蹬着单车自60多里外送油送面给我，回去时再绕到县城附近村上捐一包治疗哮喘的散装胶囊。

最让我遗憾的是那年麦季赶上非典，一日三报的监控统计让我分身乏术，父亲在电话里再三嘱咐我不回去，五亩多麦收的重担全压在他羸弱的肩上。麦收后，村上人来告诉我，每天晚上看着父亲拖着农具从场里回来，累得筋疲力尽。由此，他的病情直线加重。2004年五一假期我在老家陪他，输了7天的液。7号下午，迷迷糊糊的他突然来了精神，坐起来催我上班。哎！他总把我的工作看得比天还大。以为他病情好转，我稍稍安心地回来。然而，第二天便接到告急电话。我骑上摩托匆匆向家的方向奔驰，不幸的是，中途以70码的速度冲出了弯道。当我麻醉在医院做骨折手术时父亲离我而去。

空荡荡的老屋里永远摆放着那年春节我拍的照片；双手插在袖里，沾满灰尘的毡帽，干瘦的面容，深陷的眼睛——这是长我40岁的父亲，我叫他叔。十二年后的今天，叔在天上，几白了头。

乡土情结

王玉贵

娶妻，年近三十仍光棍一条。那年他的母亲在月夜里把新打来的麦子放在石磨上研磨，准备为弟兄几个娶妻拿出升斗麦面，为蒸好白馒头、伺候媒人的一顿好推而推磨转圈，堂堂叔大爷，孝顺，承担了推磨的所有工，他的母亲则做了他的帮手，不时从磨眼里增添麦子，以防磨窟窿转，徒劳无功。夜里十一点多，母子二人仍在劳作，堂叔歇息之时，由衷说了一句话，如果有谁愿意嫁他为妻，他愿意推磨时让她坐在磨杆上享福，母亲听罢，潸然落泪。

那时候，最大的快乐就是坐在磨杆上，享受不推磨的自在。

我的多位堂弟和堂妹在婶娘推磨时，哭闹不停，婶娘就让儿子女儿坐在磨杆上，用左手臂稍作扶持，推磨转圈，哄劝娱乐。

那时候，青年男女成家需要媒人说和，媒人往往对女方的家人说男方青年如何优秀，女方若是有意，她的家长就会接上一句，他干活、推磨咋样？媒人说，那是一把好手！女方父母就选定吉日让准女婿上门，暗示姑娘和他一起到磨道磨二斗小麦。男方自然心领神会，二人放好磨杆，在磨道里推磨转圈，步调一致者，自然就是一对好夫妻，步调不协调、二人配合不默契者，婚事自然就黄了。在老家的某个村子和邻村，因推磨成就了好姻缘的多达数十对，如今，他们都已成为孩子的爷爷和奶奶。

那时候，磨道就是一个村村庄欢乐的源泉，往往是一家推磨，四家看客，大人们互相帮忙，娃娃们在磨道边嬉笑打闹，磨磨在转，美好的故事开始说起，大到谁家儿子开始提亲准备翻盖老屋，谁家来了远客，炒了陈年腊肉，小到某日去山坡上放羊，割一筐山韭菜，包了饺子全家人享用。

石磨每年要进行两到三次凿钻凸起和凹槽，石匠都是本村的老年人，他们定期检查，发现凹槽渐平、凸起渐消时，就会右手握锤、左手执钻，竭尽全力给予修复。时间往往需要一到两整天，而他们全天的伙食则由全村庄人免费提供，通常是，一家人烧了一碗鸡蛋茶端到磨道，另一家人摊好煎饼，让孩子们捧了送去，第三家人眼看没有机会，就挖空心思，半后晌开始和面擀面，炒好臊子，让石匠停下手中活计，到家吃了再干。

我站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两扇石磨前，浮想联翩。

石磨碾碎了沉沉的乡愁。

如果说，石磨碾出了白面粗粮，填饱了一家人的肚皮，支撑了一个家庭的话，那么石磨就是历史的功臣，它追逐着岁月的年轮，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石磨好似生养我们的父母，二人一辈子就在他们人生的那个磨道里转圈，岁月磨尽了人生芳华，日子增添了两鬓白发，离不开乡村是他们离开乡村的儿女们回家的无尽守望！

泉，往往是一家推磨，四家看客，大人们互相帮忙，娃娃们在磨道边嬉笑打闹，磨磨在转，美好的故事开始说起，大到谁家儿子开始提亲准备翻盖老屋，谁家来了远客，炒了陈年腊肉，小到某日去山坡上放羊，割一筐山韭菜，包了饺子全家人享用。

石磨每年要进行两到三次凿钻凸起和凹槽，石匠都是本村的老年人，他们定期检查，发现凹槽渐平、凸起渐消时，就会右手握锤、左手执钻，竭尽全力给予修复。时间往往需要一到两整天，而他们全天的伙食则由全村庄人免费提供，通常是，一家人烧了一碗鸡蛋茶端到磨道，另一家人摊好煎饼，让孩子们捧了送去，第三家人眼看没有机会，就挖空心思，半后晌开始和面擀面，炒好臊子，让石匠停下手中活计，到家吃了再干。

我站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两扇石磨前，浮想联翩。

石磨碾碎了沉沉的乡愁。

如果说，石磨碾出了白面粗粮，填饱了一家人的肚皮，支撑了一个家庭的话，那么石磨就是历史的功臣，它追逐着岁月的年轮，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石磨好似生养我们的父母，二人一辈子就在他们人生的那个磨道里转圈，岁月磨尽了人生芳华，日子增添了两鬓白发，离不开乡村是他们离开乡村的儿女们回家的无尽守望！